

巴蜀画派在当代的承传与创新发展

◎ 李杰

十五载春秋，巴蜀画派在守正与创新的道路上，从历史深处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流派建设之路。

2025年，巴蜀画派迎来创建第十五个年头。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巴蜀画派在传统精髓与当代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这一画派不仅承载着巴蜀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在新时代背景下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2011年正式被列入四川省“十二五规划”至今，巴蜀画派已从地域性艺术集合体发展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艺术流派。

巴蜀画派的界定与历史渊源

巴蜀画派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扎根于巴蜀地区数千年文化土壤的自然生长。从地域上看，它涵盖四川和重庆两地，以历史悠久的巴蜀文化为依托，包括四川省内各少数民族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绘画流派总称。

这一画派广义上还包括在其他地区的四川籍画家和许多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等高等院校分布在各地的画家，以及入蜀多年为巴蜀绘画作出贡献的画家。

巴蜀画派的艺术特色可概括为“墨色秀润、色彩丰富、温婉细腻、苍润飘逸”；其风格特征表现为“意境含蓄、人文典雅、精锐大气，彰显秀润之风和温润之气”。

著名画家黄宾虹曾感叹“入蜀方知画意浓”，道出了巴蜀地区对艺术创作的独特滋养。

在中国美术史上，巴蜀地区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五代至宋朝，巴蜀

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各擅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巴蜀美术界云集全国精英，影响了中国美术格局。

承传：学术梳理与文化根脉的坚守

十五年来，巴蜀画派在承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学术梳理是承传的基石。2016年，巴蜀画派申报了四川省社科类重点课题“巴蜀画派史论”，2020年被四川省和重庆市社科联列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社科规划重大项目。

2022年1月，凝结美术学专业团队智慧、历时五年精心打磨的《巴蜀画派史论》第一卷正式出版，第二卷也于2025年问世。这套巨著共计1600多页，160多万字，收录作品图片3000余幅，涉及从古至今800多位巴蜀美术书法名家，系统梳理了巴蜀地区美术书法传承千年发展的历程，堪称“巴蜀地区美术书法的百科全书”。

教育传承是巴蜀画派承传的重要途径。巴蜀画派组建了巴蜀画派美育中心等机构，形成了从青少年培养到专业教育的完整体系。这些举措确保了巴蜀画派艺术精神与技法得以代代相传。

文化根脉的坚守在各类展览中尤为明显。创建巴蜀画派十五年以来，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小展览，以“展现巴蜀文化魅力、展示巴蜀画派最新成果”为主题，呈现了一场场融汇传统精粹与当代创新的艺术盛宴，充分表达了三个坚持的核心理念：坚持“以文载道”，承载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道”；坚持“以文传声”，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音”；坚持“以文化人”，凝聚好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人心”。

创新：艺术语言与传播方式的突破

巴蜀画派在创新方面的实践同样令人瞩目。艺术语言的创新是首要突破。十五年来的创作与展览，充分展现了巴蜀画派艺术家个性鲜明的艺术探索，当代巴蜀画派艺术家马一平、戴卫、刘朴、何冠霖、吴绪经、郭汝愚、李兵、梁时民、薛磊、陈志才等，都在艺术语言的创新道路上，取得各自领域的突破，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产业创新是巴蜀画派的一大特色。一提起文化，很多人都觉得有些虚。巴蜀画派要通过市场推广进行资源整合，把文化做实，让艺术融入民众的生活中去。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巴蜀画派形成了自我循环、自我造血的产业链，先后组建了巴蜀画派传媒有限公司、中华美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宝墩艺术品有限公司（宝墩国际画廊）、宝墩拍卖有限公司、宝墩艺库杂志社有限公司等实体，形成了巴蜀画派文化产业集团。

青年艺术家的创新活力在巴蜀画派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自2011年以来，巴蜀画派通过举办系列展览和活动，广泛宣传青年艺术家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青年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厚植巴蜀文化根脉，聚焦新时代发展成就，体现了巴蜀画派青年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思考。

挑战与未来：巴蜀画派的发展路径

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巴蜀画派的发展仍面临挑战。艺术与市场的平衡

是一大难题。在扶持和推广过程中要尊重市场规律，更要尊重艺术规律，争取达到艺术和市场的良性循环，避免出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文化的精神价值。

全国性影响力的提升是另一挑战。历史上，巴蜀画家的个人名气，远大于巴蜀画派整个集体符号的影响力，导致走出省外的巴蜀画家“墙内开花墙外香”。通过资源整合，巴蜀画派需要让艺术家们抱团发展，提升整个巴蜀画派品牌的影响力。

未来巴蜀画派的发展需要在多个方面继续努力：强化理论研究与学术体系建设，构建巴蜀画派的理论话语权；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巴蜀画派的国际影响力；推动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探索巴蜀画派在数字时代的新表达；加强公共美育与社会参与，夯实巴蜀画派的群众基础。

特别重要的是，固本与拓新之间的探索。当代巴蜀画派面临着如何在固本与拓新之间寻找平衡的重要课题。一方面，画家们需要深入理解并传承巴蜀画派的传统精髓；另一方面，又必须回应时代变化，探索与当代审美相适应的表达方式。

同时，需要注意地域文化与现代语境的融合。在当代艺术格局中，巴蜀画派面临着如何实现地域文化与现代语境有机融合的挑战。一方面，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艺术流派，巴蜀画派需要保持其独特的身份识别；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因过度强调地域性而陷入地方主义的狭隘。

站在十五年的新起点，巴蜀画派的画笔仍在挥舞，它的下一个十五年，正在无数双手的共同努力下，缓缓展开更加壮丽的画卷。



泸沽湖的秋日私语

◎ 赵平

与泸沽湖的相见，更像一场经年的赴约，那些梦中闪现的蓝、拂过的风，在这个秋日里，从虚幻变成了现实。

阳光全无秋的温润，反倒释放着夏的火辣，把我的肩背晒得灼热。湖泊被连绵的青山揽进怀里，无垠的蓝天化作了巨大的舞台，云彩在那里肆意翻滚铺陈。一湖碧水波光粼粼、涟漪迭起，阳光下不时变幻着色彩，它哪里还是湖水，分明是一块蓝绿丝绸软缎，风吹过便泛起一层层褶皱，天光、云影、远山都揉碎在了淡淡的波纹里。湖面上点点闪烁的光影，似女子清纯甜美的笑涡，湖水变作一潭浓郁醇香的美酒，满满盛着天地的澄澈与温柔，叫人心里愈发地宁静与欢喜。

静坐在山坡上的一处观景台，我竟徒生出几分醉意来。一拨游客打身边匆匆经过，当中有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对着坡下湖水打趣道，“别老坐在这里发呆，湖上的‘水性杨花’还等着你呢。”

这话让我回过神来，怎么只顾着陶醉在远方的天光水色，竟没留意到湖上缀满的细碎的白，那是泸沽湖依水而生、随水而动，常被人们称作“水性杨花”的一种水生植物，可我更喜欢它的学名，海菜花。

来到湖边，星星点点的海菜花正静静绽放，那洁白素雅的花瓣，淡黄鎏金的花蕊，宛如一只只在湖上纷飞的白蝴蝶。细细观赏似乎触手可及的水花，修长柔软的茎秆在明净的水下弯曲延伸，叶片和根茎悠悠舒展，灵秀的花朵随着碧波微微起伏，活像一幅水韵画卷，用雅致与诗意渲染着这片湖水，静谧中透着几分生机。

我举起相机，把泸沽湖的美丽、海菜花的淡雅都定格在了画面上，也留存在了心里……

辞别里格半岛，日头还高悬在天空，沿着湖岸边的路，我又去了草海和横跨草海之上的走婚桥。

走婚桥的桥身是木质的，有三百多米长，把两岸村落连接了起来，像给青绿的草海系上了一条朴素的褐色腰带。泸沽湖畔摩

梭人保留“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走婚桥是摩梭男女夜间约会通道。艳阳下的走婚桥上，拍照留影的人们把桥面塞得满满当当，南腔北调的口音喧嘩着。桥头栅栏边，一位老婆婆坐在矮凳上，神情专注地摆弄着鲜花，长长的红色头巾包裹着她斑白的头发，肩头搭着五彩斑斓的流苏状披肩，一身装束透着浓浓的摩梭风情。

一旁空地上，竹篓里装满五颜六色的鲜花，红的热烈，黄的明媚，粉的娇柔，紫的高雅……老婆婆熟练地整理着手里那些花枝，再用花枝编扎成一个个艳丽的花环，粗糙的手指在一把把花枝中穿梭翻转，仿佛在编织一段生活与自然的诗章。

我蹲下身问她，“婆婆，你编的这些花环真漂亮，这里面都有什么花呢？”她缓缓抬起头，盯着我想了一会儿，笑着说，“都有哪些花呀，哦哟，那就多了，我们泸沽湖的花儿都在这里面啦。”

她笑了，说道：“婆婆，你真会讲话，让我也想买个花环戴到头上了。”婆婆“嘿嘿”一笑，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那你就买一个嘛，照顾我的生意咯。”“可是哪有男人戴花环的，别人看见不笑话才怪哩。”

走婚桥尽头是石块铺就的一条小道，长长延伸的木栅栏和笔直高挺的杨树分立在小道两侧。白杨树满枝绿色中现出片片点点的黄叶，阳光穿过茂密的枝丫，散射着璀璨耀眼的光晕，草海苇荡里散布的水洼，静静倒映着耸立的树影。

已是秋天，遍地芦苇却都泛着青绿，看来金黄耀眼的草海美景要等到深秋了。在这个泸沽湖的边缘地带，只有稀稀拉拉的游人在杨树林间流连，不时有啾啾鸟鸣声传来，让这一方天地充溢着乡土的质朴和宁静。

我心头忽然涌上一阵感慨，原来，所谓诗和远方，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山水美景，更多的是人与自然天生相守的那份温情。我不禁有些后悔，为什么不从摩梭老婆婆手中买个花环带走呢，那样的话，这趟泸沽湖的旅行不就更圆满了吗？

病中情

◎ 王启林

出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喝得最多的是草药。在草药滋养下长大，长大后忌口的就是那又苦又涩的草药。胆囊自十多年前在常规体检中发现了问题，总以为“安心是药更无方”，疼痛难忍时买药压一压，压住了，不疼了，药也停了。前些日子此策失败，好友帮忙找个专家询问说必须做手术了，还不可不吃药。

拖些时日还得进医院。医院病人多，医生穿梭在病房、手术室和办公室，常常还没来得及喝水水润润嗓子，就有病人或家属询问医问诊。护士如白蝴蝶飞来飞去，靓丽的身姿，轻快的脚步。遵医嘱做B超、CT，结果说小病灶可能惹来大麻烦，有必要进行手术。当我从麻醉中醒来，女儿女婿将拍的片拿给我看，胆囊上布满晶体，大的长成了结石，底部增厚，已为胆囊腺肌症。此时方记起韩非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说，好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女婿女儿陪着我，麻醉药效让人昏昏欲睡，遵医嘱又不可深度睡眠，嘴和嗓子干得冒烟，还不

能喝水。女儿不断用棉签沾水润我嘴唇，不断把我弄醒。她近期身体欠佳，无法长时间陪护。晚上八九点换女婿来陪护我，夜里他多次爬起来查看我状况，沾水润我嘴唇。创口让我弯不了腰，得靠女婿。女儿女婿的悉心照顾让我甚感欣慰，看着他俩疲惫不堪的身影，我湿了双眼。

出院回到家，小孙女立马迎上来奶声奶气地问：“姥爷，疼不？”然后牵着我坐下，又送来洗净的圣女果，拿起一个塞进我嘴里：“姥爷，吃了就不疼了。”

晚饭前小孙女给我送来纯牛奶：“一次喝不完可以分两次喝，喝了病就好了。”她又拿出薯片，告诉我这个不含糖，并拿出一片塞进我嘴里：“姥爷，尝尝，好吃不？”“好吃。”“这个送给你，肚子饿了吃。”她往筒里装，结果不小心全掉地上了。她小心翼翼捡起来装好，跟我说：“记住带回房间。”小孙女的这份感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言传身教？答案不言而喻。我一点点咀嚼小孙女送我的薯片，连她捡起来的碎片也愉快地咽了下去。



秋染杉林

汤青摄

光雾山不只有红叶

◎ 张夕铤

光雾山的秋，世人皆知。当那一片被誉为“亚洲最长红地毯”的红叶，如火如荼地铺满千山万壑时，它便成了无数镜头与赞叹的焦点。那色彩，是热烈的，是奔放的，仿佛大自然在一年将尽时，倾其所有，举行的一场最绚烂的告别仪式。

然而，若只被这极致的色彩俘获，便如只读了巨著的扉页，错过了其中最深邃的章回。光雾山，不是一幅单薄的风景画，它是一位沉静的隐逸者，其真正的馈赠，在于安顿那些渴望片刻宁静的灵魂。

且将身心，托付于石的静默。请暂且忘却目的地，随意择一处山岩坐下。你指端所触，并非冰冷的石头，而是亿万载时光凝固成的书页。那嶙峋的峰林，是地壳波澜的定格；那蜿蜒的峡谷，是流水永恒的雕刻。行走于燕子岭的云中栈道，仿佛行走在时间的脊梁上；凝望“龙驾烟云”的缥缈，那云雾深处，是古海沉沙的旧梦。去大小兰沟、黑熊沟走走吧。那里的水，

不急不躁，淙淙潺潺，如一位耐心的智者，终日对着山石喃喃低语。在此间，尘世的喧嚣渐渐退去，你会听见自己心跳的节奏，慢慢与这地质的心跳同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力量，正悄然注入你的生命，再让呼吸沉浸于绿的深邃里。

那秋日的红，自是华章。但若在春夏来访，你会遇见一个更本真的光雾山。它卸下了盛装，袒露出内在的生机。这是一个活着的、呼吸着的生命体。南北气候在此交汇，孕育出一座动植物的“诺亚方舟”。高大的水青杠、古老的红豆杉，它们不言不语，却用一圈圈年轮记录着光阴。林间有兰草的幽香，有杜鹃的明艳，万物在此自在生长，不取悦谁，也不依附谁。若你运气足够好，或心足够静，或许能瞥见金雕划过天际的孤影，或听闻密林深处云豹潜行的微息。更多的，是那无处不在的鸟鸣与风声，它们交织成最原始的天籁。在这里，你不是游客，只是一位

偶然闯入的访客，被这丰沛的生命能量轻轻包裹、洗涤。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次内心的净化。

终以思绪，叩问史的深沉。山的厚重，终究在于它承载的记忆。且闭上眼，让思绪穿越。遥想古巴国的先民，曾在此依山而居，狩猎采集，他们的号子声，是否还回荡在某处山谷的余响里？那份属于古老巴人的悍勇与神秘，已渗入这里的每一寸水土。这静谧的山谷，也曾回荡过理想的呐喊。红军的足迹，印在崎岖的山道上，他们的信念，照亮了这里的黎明。行走其间，脚下踏着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这并非为了宣扬，而是为了感受——感受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坚韧与赤诚。在这份历史的重量前，个人的烦恼，似乎也变得轻了些，从而获得一种内心的定力。

四季更合了心的境界。春来，山花渐醒，细雨霏霏，是“萌发”之境，教人放下过往，心生希望。夏至，万木华盖，碧